

传统即创造：不只是一 种艺术观

朱生坚

我们，要安住于当下，要脚踏实地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去理会各种故事、修辞、话语系统、意识形态、形而上学的有意无意的蒙昧和欺骗。离开了这一点，就等于离开了我们的传统；当然，前面说了，并不是非得固守传统不可。“此时此刻我活着，我会呼吸，会动来动去……如果我没有我这个活生生的人，古典与艺术就不会有任何价值。”现在活着的人，没有比“活着”更重要的责任——虽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人认为自由呼吸（不戴口罩）、随便动来动去更为重要——相比之下，这样那样活着是不是符合传统，完全不重要。

再者，“正确理解‘现在’，是一切的前提条件”，当然，也是正确理解传统的前提条件。然而，正确理解“现在”，谈何容易。“现在”是我们驻足其中的河流，时刻都在变化之中。因此，很多事情只能在尚未达到充分理解和准备的情况下就动手做起来，正如几乎所有人还不懂得什么是爱就已经结婚了。如此说来，所谓创造，就是正好做对了。所谓传统的形成和传承，就是这样一个个反复不断试错、纠错的过程。“传统要靠我们的双手焕发光彩，在此刻创造新的价值。传统就是这样坚强地传承下来的。”在艺术中，重复（譬如像李白这样的天才也会直接使用前人的成句）会给人带来某种特殊的趣味，但是，要有新的意义，才会让人觉得重复是有必要的。而这样的重复，实际上带有创造的成分。传统的礼仪、习俗，免不了在年复一年的重复中增加减损，而变或不变的根据无非是现在的人们感觉是否适宜、方便。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传统会在这样的创造中逐渐失落，因为所有的创造都离不开向传统学习。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怕有意无意的改写和篡改，不需要保守主义者的维护。

冈本太郎甚至说：“我一贯认为，‘传统’一词极具革命色彩。一旦冲破陈旧形骸，那些陈腐内容——人类的生命力与潜能就会绚烂地绽放、铺展开来。”生命的激情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，它的力量不可估量。然而，生命的激情是盲目的，狼奔豕突，需要指引和安顿，作为由此而来的结果之一，人类创造了文化。那么，人类创造文化的原动力是不是来自更高层次的激情呢？如果说，民族、国家之间的外在的战争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，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说，内在于人自身之中的各种激情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文化的发展？传统既包含着生命激情的绽放和铺展，又包含着对它的指引和安顿。等到时过境迁，又要改变绽放和安顿的形式，形成新的传统。而在新的传统中，同样的，“唯有强健而全面的生命激情，才能成为新传统的证明”。

看来，一说到传统文化，立即构想一派安宁祥和的状态，这或许是一种偏见。冈本太郎在讨论日本的庭园设计时，集中于“矛盾的技术”：“艺术中隐藏着根源性的矛盾……矛盾元素的对立是艺术的本质，也是艺术最根本的组成元素。”至于庭园，“本质课题”或者说实质性矛盾在于自然与反自然。他并不迷恋人人都会念叨的“回归自然”，而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，强调庭园是一种人工的创造，“在划清界限的那一刻，自然成为真正的自然，人工成为真正的人工；实成为真正的实，虚成为真正的虚。两个对立的极端高度紧张，相互作用，迸发出激烈的火花。”在他看来，照搬照抄自然，不可能打造出感人的作品，“要从自然中汲取精华，再反过来用它们挑战自然”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必全盘接受或停留于他的艺术观。传统即创造，意味着要在艺术中，在生活中，以我们自己的双手，创造新的传统。

大概一月份吧，我们聊起“禁摩令”，核桃忽然插嘴：“我坐过摩托。”都以为他开玩笑呢，带他出门不是他爸开车就是打车、坐地铁，哪有坐摩托啊。他很肯定地提醒我：“在大理！”哦，有这回事。三年前带他到大理避暑，在一对摄影夫妇开的民宿里住了一个月，也和他们成了朋友。某日外出忽降大雨，是男主人开着摩托把我们“救”回来的。

“你还记得大理什么事？”我很好奇，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岁。他想了会儿：“我在那里的玩具房玩到睡着了，玩具房的地上铺的是有格子图案的小地毯。”又想了一会儿：“对了，猫生小猫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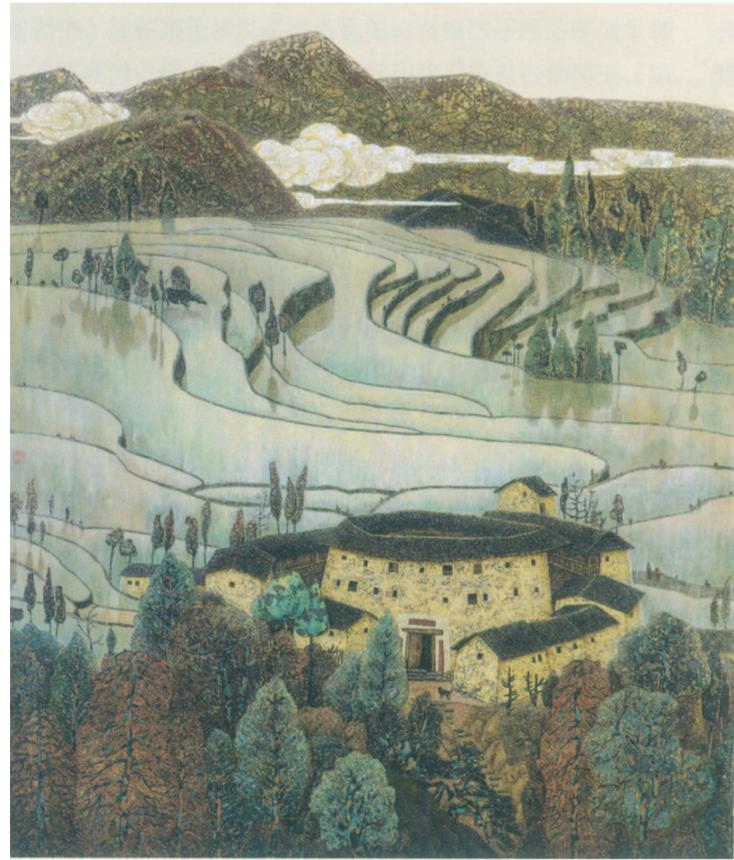
嘿，那年我们游洱海，观苍山，爬大理三塔，见天在民宿后面的茶马古道遛弯，他统统忘掉了，可记住了摩托和小地毯，还有猫生小猫。

“还说呢，你可没少欺负臭臭！”朋友家养了黑白花小狗狗桂桂，鲑鱼斑小猫臭臭。村里的猫猫狗狗，生活比城里的宠物丰富，独立性也强。他俩经常自个儿跑出去，或撒欢、交朋友、约架，或如厕，家里偶尔几天没人，给它们预备好狗粮就行。桂桂和臭臭是典型的宠物家猫。桂桂恋家，出门玩会儿就够了，饭点儿总是着家的，门口有动静也第一个跳起来通报，你在院里长椅上看书，它会悄悄无声息地跳上来紧挨着趴在旁边，或者翻过身来让你给它摸肚子。臭臭呢，能耐久，会上房翻墙，彻夜不归是常事，但回来会去瞧瞧碗里有没有给它留的鱼头，盆里的猫砂没换。偶尔也撒个娇，或叼来死老鼠以示功绩。它长得骨感十足，弓起脊梁隐约能看出脊梁骨的

立春还未开春，灯节才罢，我们一行人过河而北，走京港澳高速北行，复进山上山，入大山深处，——踏残雪，于太行洪谷山里参拜五代大画家荆浩，荆浩是济源人，旧属河内。而太行山西起济源，蔓延过河内，在新乡、卫辉掉向北，至林州出南太行入冀。这一段数百里路，巍巍南太行的走向，我习惯说它大致是个芭蕉扇或牛腿形状。

太行分表里，外太行浅丘拱卫属豫，里太行重峦叠嶂峰顶为晋，山峰为界。旧时道路，山之上，北魏南下洛阳，约略沿着现在的二广高速走，——经由太原、长治、晋城、济源而洛阳。反之，则是荆浩从济源翻山越岭而至林州洪谷山之路线。太行复杂，不止里外之分，且有浅山与高山不同。仁者乐山——今人游南太行，在河南地界穿行愚公故里、云台山、万仙山和黄华山、石板岩等系列景区，百转千回，走上趋下，常常白天夜宿“云深不知处”，但翌日天明看山，山上山，直陡陡的还有山峰连环而高于天外。身临其境，又是一重山并观天境界。那貌似桂林青山之山，一节一节向上，前入曰“钱”。一钱一层，层层植被不同。我们到达荆浩隐居处，面前路绝，抬头望高，头顶上是山西长治下辖的平顺地界。《画史》曰：“荆浩善为云中山顶，四面峻厚。”与此正合。

腊梅和迎春在山下开花。人走小道上山，山坡松柏冬眠呈灰紫黄色，人工栽竹才略显青绿。植被多是枯叶满满、硬似披甲的麻栎类灌木，它们多而稠，麻密不分，很强势地掩住了黄荆、酸枣、老蒿和黄野草等等。情知我要发问，引路的王兴舟兄介绍说这是蔡树，姓蔡的蔡。第一次听说这个树名——蔡树不材，只配灶下烧火做饭，兴舟如是说。而蔡树即橡树。吴状元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三十七，木类有“蔡木”：“蔡木生山西五台



草木散记

荆浩蔡树 韩愈橡木

何频

有稍后的荆浩素气，儒林一直有争议的，但在潮州甚受尊崇。韩江、韩木、韩山，人到潮州皆称韩。临江之山风景如画，现在在潮州师范大学毗邻韩文公祠，楼台巍巍，气势不凡。那挂匾曰“百代文宗”的堂前，竖着一通“功不在禹下”的古老刻石，和苏东坡《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》等，极尽颂扬之词。此地曰“韩木”，就是橡树。祠堂有个单元，独辟“橡园”植橡，系潮州八景之“韩祠橡木”。曾经，5月里看橡树开花情况，可知当年举子运气。韩木为韩文公手植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而枯干。现在韩愈纪念馆，已经复原了“韩祠橡木”景观——

河南大学潮籍教授饶冠树伉俪闻讯后邮来橡木种子，试种成活，选其茁壮者一株植于祠前，虽成长缓慢但长势良好。该馆因规划于韩祠北面辟建“橡木园”，于2012年赴韩愈故乡河南挑选橡木，精挑细选粗壮者30余株，提前做好移植准备工作。又于2012年晚春，千里迢迢将树运回潮州入园，同年园区建成供游客参观。现“橡木园”建有观景平台，正中立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手书的王大宝《韩木赞》巨幅竹筒造型幕墙，橡木则种于后方山坡……整体景致优雅且文韵盎然。（曾楚楠编著《韩愈在潮州》）

橡树开花，形状花期各有不同。花叶齐发如小叶栎，大别山明前采茶，茶树嫩叶片黄绿油亮，满头花穗纷纷扬扬，与新柳相映成趣，招招似走街

女子娉婷婷婷。板栗则5月里开花，先叶后花，柔荑花一簇一串鹅黄色。曰“迁西板栗”者，冀东遵化县清东陵一带遍地板栗。当地人应时采扮扮之条状花穗且拾落花，拧成长花辫子备夏天点火熏虫，一如它处之艾蒿火绳。《焦作植物志》记麻栎别名为橡树木，既然韩愈老先生是从中原带了树苗去粤东的，那么这种树——麻栎开花与板栗同步，此际叶绿花黄，缤纷满树颇可观。

橡木可珍，为橡子可食。《庄子》说天地初开，曾多人少，人“昼食橡栗，夜栖树上”。橡子也曾充为军粮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：“广都县山栎木谓之橡木也。”诸葛亮曾用橡子以济军粮。明代《救荒本草》，周王的采集范围包括伏牛山和南太行，他列举橡栎类树木三种，分别是第268食叶之青冈树，和289、300食果之橡子树及石冈橡。且曰：“其木大而结橡斗者为橡栎，小而不结橡斗者为青冈。”

橡栎不仅宜于救荒，还因为木质坚硬，橡栎、榿栎、青冈、苦槠、柞木等等，皆为家具和建筑有用良材。秋冬可以观叶——枫叶、黄栌和榿树，乃三大红叶品种。

古河内明星闪耀，连绵有荆浩韩愈李商隐。荆浩祠墓，在济源五龙口镇之谷堆头村。韩愈祠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孟州西魏镇的韩庄村。虽为豫籍，但韩愈一生与粤有缘，曾三次抵粤。少年韩愈，10岁曾随长兄到过韶州即今日韶关。35岁，因一篇《论天旱人饥状》，被贬官广东阳山为令。52岁触龙鳞惹滔天大祸——因为著名的《谏迎佛骨表》，被贬在潮州为刺史。这一贬，他为政潮州七个月时间，“功不在禹下”，培育滋养了岭南文脉，成为中原文明和儒家文化深入粤东的一个符号。因贬官情结而惺惺相惜，东坡赞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东坡先生又曰：“公之神在天下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。而潮人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烹蒿凄怆，若或见之。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也哉？”

潮州念韩文公有四大作为——驱鳄除害，关心农桑，赎放奴婢，延师兴学。因此，植物搭车，不仅橡栎杂树因韩愈而荣，令人惊掉下巴的是，当地还传说“插薯苗的故事”，说韩愈路遇老嫗，手把手教她栽种甘薯。分明明清之际，甘薯、玉米、土豆才至中国。情形相似的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之昭君墓，现在扩大为昭君文化研究院了，其中赫然陈列着玉米穗玉米种子，牧民相信是王昭君老早就将救命玉米带到了塞外大青山下。

诸如此类，硬用农业考古的现代指标来指责之，那就没意思了，令人败兴而索然无味。你看人家杨万里，不仅咏西湖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并且早前来拜谒韩文公，即兴作《题韩亭橡木二绝》，其一云：

笑为先生一问天，身前后后两般看。亭前树子关何事，也得天公赐姓韩。

庚子霜降赏红叶之前，2020年10月20日于甘草居

笔会

梦回故里

（漆画）

吴其生

臭臭

唐小为

咬住小猫的后脖子，一只只把它们放到身后隐蔽的地方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哟。

“下次”说到就到了。暑假既要防疫又要躲重庆的桑拿天，大理再合适不过了，有老朋友、凉快，还是低风险地区。出发前我和核桃约法三章，其中就包括“不许再欺负猫”。

一进门桂桂就迎上来，核桃欢呼一声，扔下箱子跑过去抱它，又仰起脸问：“臭臭呢？臭臭呢？”

“臭臭上山了。”女主人说。“什么叫上山啊？”“就是不在这个家住了，到山上当野猫去了。”

有一天这只小猫偷偷溜出去玩儿，还没走到大马路，就在巷子里被车撞了。臭臭把它的尸体拖回院子，一点不嫌弃，守着，像是在等它活过来。小猫给埋在了后院，理的时候臭臭就在边上，叫，也不动，泥塑似的蹲了一宿。女主人看它失魂落魄的模样着实可怜，想带它去做绝育了却这些烦恼，到宠物医院才发现，它又怀上了。

当时他们正好有个拍摄的工作要出门，“算好日子走的，想着回来它就该生了。”女主人说，“可等我们回来，它肚子已经平了。”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女主人猜，可能是流产了。

这之后没几天，臭臭就不见了踪影。再有它的消息，还是一位以前来看的客人骑马上山，说在庙子那边看到它，招呼一声“臭臭！”，它却纵身一跃，消失在林子里，完全是野猫范儿了。

听完故事扭头一看，核桃在一旁已经红了眼眶。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时他还在发呆，闷闷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再也不能对臭臭好回来了。”

这孩子平日里犯了错误，对不起说得飞快，但往往嬉皮笑脸，转身就忘，一副没心没肝的德性。还没见过他这种样子，大概是他第一次发现，

做错的事并不都有机会改正。

奇怪的是，接下来几天核桃又开始见 Bakso 就追，从院子那头撵到那头，撵上树，撵上屋顶，直到它跑到看不着的地方才罢休。我很生气地质问他：“不是保证不欺负猫了吗？没机会对臭臭好了你不是很难过吗？怎么就不长点儿记性！”

小家伙耷拉着脑袋，好一会儿，小声说：“要是 Bakso 走了，臭臭也许能回来。”

想不到他能有这么曲折的心思，我只好绞尽脑汁开导他：

“也许哪天 Bakso 上山玩，碰到了臭臭。你想让它告诉臭臭，‘喂，山下你呆过的那家，我在那儿呆得挺开心，要不回去看看？’还是说‘以前欺负过你的那个小讨厌鬼又来了，成天撵我走，你离开那里是对的？’”

女主人听了也安慰他：“核桃，也许臭臭在山上过得很开心呢。”

不知道这个疙瘩是怎么解开的，后来尽管核桃还是各种淘气，对 Bakso 却友好起来。有鱼头了会长呼一声“Ba——kso!”，默默地看着它歪起头来。

假期里我们从茶马古道上了许多次山，钻林子采蘑菇，都没能偶遇臭臭，只能想象要是遇到了会怎样。

核桃觉得臭臭会带着一群小猫：“我喂你们小鱼吃，这样它就会原谅我了。”

我觉得野猫臭臭应该不会搭理我们——它干嘛要记住这些前尘往事？我想象着它一闪即逝的背影，心里默默感谢它给我儿子上了人生要紧的一课。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